

引用:刘悦,翟舒婕,徐贤,李伟红.毫火针在慢性湿疹治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中医导报,2026,32(2):184-187.

# 毫火针在慢性湿疹治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刘悦<sup>1</sup>,翟舒婕<sup>2</sup>,徐贤<sup>3</sup>,李伟红<sup>1</sup>

(1.海军军医大学,上海 200433;

2.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 201800;

3.上海市瑞金康复医院,上海 200025)

**[摘要]** 通过文献阅读与整理,阐述毫火针在慢性湿疹治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慢性湿疹中医病机与人体外感风、湿、燥、热邪气,饮食不节等导致肺脾肝等功能失常,风燥伤阴而血虚,湿热内蕴而脾虚有关。毫火针可通过降低炎症水平,改善免疫反应、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提高细胞自噬水平,以热力传导、手法行针等发挥扶正祛邪、标本兼治之效。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优势明显,单独治疗相比常规西药、普通针刺疗效更佳,联合其他中西医治疗方式均具有提高疗效、促进患者恢复、调节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缓解负性情绪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毫火针;慢性湿疹;综述

**[中图分类号]** R2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6)02-0184-04

**DOI:** 10.13862/j.cn43-1446/r.2026.02.031

##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pplication of Filiform Fire Needl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Eczema

LIU Yue<sup>1</sup>, ZHAI Shujie<sup>2</sup>, XU Xian<sup>3</sup>, LI Weihong<sup>1</sup>

(1.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800, China;

3.Shanghai Ruijin Rehabilitation Hospital, Shanghai 200025, China)

**[Abstract]** By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releva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filiform fire needl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eczema.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eczema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ysfunction of the lung, spleen and liver caused by the invasion of pathogenic wind, dampness, dryness and heat into the human body, improper diet and other factors, as well as blood deficiency due to Yin injury by wind-dryness and spleen deficiency due to internal retention of damp-heat. Filiform fire needle can exert the effects of strengthening vital Qi to eliminate pathogenic factors and treating both the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through heat conduction and manipulative needling by reducing inflammatory levels, improving immune response and blood circulation, accelerating metabolism and enhancing the level of cell autophagy. Filiform fire needle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eczema, its curative effect as a monotherapy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and ordinary acupuncture.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s, it can improve curative effect, promote patients' recovery, regulate immune function, enhance quality of life and alleviate negative emotions, thus being worthy of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filiform fire needle; chronic eczema; review

慢性湿疹属于慢性、易反复、难愈的湿疹,多由急性或亚急性湿疹反复发作、迁延不愈而成,或由于持续性的物质轻

微刺激引发<sup>[1-2]</sup>。其临床常表现为皮肤干燥脱屑、出现暗红色斑块或斑丘疹、皮损肥厚粗糙、明显瘙痒等<sup>[3-4]</sup>。且其急性发作

\*基金项目:2020年保健专项科研课题(20BJZ10);上海市中医优势病种培育项目(沪卫计中管[2018]6号)

通信作者:李伟红,女,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针灸治疗内科疾病

时常兼有水疱、渗液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若发作于手部、面部影响患者外貌则易造成心理问题<sup>[5]</sup>。现代研究认为慢性湿疹发病与接触各类化学制剂、吸入或摄入性物质、气温变化、毛发等外源性因素,人体内分泌、免疫系统等功能障碍或遗传等内源性因素有关<sup>[6-7]</sup>。西医学治疗多采用糖皮质激素、抗组胺类药物等缓解临床症状,然而长期使用易产生多种不良反应及耐药性,停药后病情易反复<sup>[8-9]</sup>。而针灸在治疗慢性湿疹中具有起效时间短、疗效显著等优势,其中火针因其具有活血通络、宣通腠理以祛邪的功效广泛用于湿疹的治疗<sup>[10-11]</sup>。毫火针为现代研究者根据毫针创口小的优点,将其与火针结合而成的治疗方法,可减少传统火针针体偏粗形成的创伤<sup>[12]</sup>。基于此,笔者收集了关于慢性湿疹中医病机、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文献,并对其进行分析,以了解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研究进展。

## 1 慢性湿疹的病因病机

1.1 外感内伤致病 《备急千金要方》言“浸淫疮者,浅搔之,蔓延不止。搔痒者,初如疥,搔之转生汁,相连者是也”<sup>[13]</sup>,描述了湿疹初似疥疮,因搔痒抓挠之后,皮损渗液逐渐蔓延融合的特点,表明了湿疹疾病进展与破坏皮损有关。《诸病源候论》<sup>[14]</sup>记载“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这一症状与慢性湿疹的临床表现高度契合,书中认为其发病与风毒邪气客于皮肤腠理有关。而《医宗金鉴》言“由肝脾二经湿热,外受风邪,袭于皮肤,郁于肺经,致遍身生疮”<sup>[15]</sup>,强调湿疹发病与外感风邪、肝脾湿热而致全身脏腑经络失调有关。分析其中原因,风为阳邪,具有善行而数变的特性,正如《素问》所载“风为百病之长”<sup>[16]</sup>,风邪常夹燥邪侵入人体,若人体素体虚弱,或因年老久病导致气血阴阳亏虚,则津血亏虚,卫阳不固,进而损伤脾肺而使气血生化乏源,肌肤腠理失于濡养,出现皮肤干燥脱屑等症状。《外科正宗》云“血风疮乃风热、湿热、血热三者交感而生”<sup>[17]</sup>,表明风、湿、热三邪相互作用易引发血热之证,从而诱发湿疹。现代学者认为风热生燥则肌肤干燥,外热夹风外泻肌表则痒痒难耐,湿邪化热进入血分则成红斑,临床实践发现采用清热解毒、祛风止痒、养血润燥之湿疹方进行治疗,多获良效<sup>[18]</sup>,进一步佐证了人体外感风、湿、燥、热邪气导致气血津液运化失常,肺脾肝等脏腑功能失调,邪入血络而引发慢性湿疹的观点。

1.2 本虚标实为本 《灵枢经》记载“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为脉,化以为血”<sup>[19]</sup>,说明了肺主一身之气,水谷精微及营气上输心肺,进入脉络化生血液,从而濡养全身脏腑以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且肺主皮毛,因此湿疹与肺卫外不固、肺气虚弱密切相关。《伤寒论》言“亡血家不可发汗”<sup>[20]</sup>,认为若外感风、湿、热等邪气损伤阴血,形成血虚风燥之象,不可用发汗之法,以免耗伤津血,体现了津血同源的理论。慢性湿疹病程过长则会损伤人体气机,耗伤津血,因此血虚是本病的根本之一。脾主运化,若饮食不节导致脾虚,水液运化失常则化生湿热邪气,耗伤阴血,湿热熏蒸皮肤发为湿疮,邪气久留而病情迁延不愈,形成本虚标实之象。现代研究发现慢性湿疹临床常见脾虚湿蕴证、血虚风燥证这两种证型<sup>[21]</sup>,可见外感风邪,肺宣降失常、饮食不节,脾运化失常导致风燥伤阴而血虚、湿

热内蕴而脾虚为本病的主要病机,从肺脾论治慢性湿疹具有理论依据。

## 2 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作用机制

2.1 火郁发之的传统理论 《痰火点雪》言“热病得火而解者,犹暑极反凉,犹火郁发之之义也”<sup>[22]</sup>,认为热证应以热引热,遵循同气相求的原则,火热之法可泻热透邪、清热除湿,用于湿疹治疗可起到活血化瘀、祛腐生肌、祛风止痒等作用。火针为针灸针置于火上烧红之后刺入人体穴位以治疗疾病的方法,可通过热力引邪外出从而达到祛风止痒的效果,同时有助于气血运行,血行则风自灭<sup>[23]</sup>。此外火针能打开毛孔窍道,鼓舞正气以恢复肺脾等本虚脏腑的功能,发挥平衡阴阳、去宛陈莖的效果,正如《针灸聚英》所言“盖毫火针大开其针孔,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若风寒湿之气在于经络不出者,宜用毫火针以外发其邪”<sup>[24]</sup>。现代研究发现毫火针可减轻慢性湿疹的原发及继发皮损症状,减少色素沉着、皮损肥厚,从而促进皮肤新生<sup>[25-26]</sup>。由此可见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疗效较高,通过热力传导、手法行针、辨证取穴发挥扶正祛邪、标本兼治之效,有效改善慢性湿疹临床症状。

2.2 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现代研究 研究发现火针可通过温热之性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提高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减少人体炎症因子的产生,阻断免疫反应使T淋巴细胞恢复平衡以缓解皮损瘙痒症状,同时火针通过刺激皮肤局部神经,传导到大脑以调整皮层功能、减少血管收缩以进一步改善血液循环<sup>[27-28]</sup>。火针可改善甲襞微循环,使血流速度加快,改善血流态势,同时刺激局部肌肉收缩,加快局部代谢,增加病灶周围的血流量<sup>[29]</sup>。此外,火针能调控固有免疫细胞极化状态,调节适应性免疫,对皮损处进行杀菌,使炎症物质通过针孔向外排出,减轻炎症反应,改善湿疹瘙痒情况<sup>[30]</sup>。有学者<sup>[31]</sup>采用毫火针治疗膝关节炎大鼠,发现其可降低血清基质蛋白酶水平,上调自噬标志性蛋白LC3表达,提高细胞自噬水平,改善软骨细胞病理状态,从而减缓疾病发展。由此推测毫火针可能通过降低炎症水平、改善免疫反应、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提高细胞自噬水平等机制发挥治疗慢性湿疹的作用,但目前缺乏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基础动物实验,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在湿疹治疗中,毫火针的火热之性可泻热透邪、清热除湿、祛腐生肌、祛风止痒,同时有助于人体气血运行,利于湿疹症状缓解,通过辨证取穴,达到扶正祛邪、标本兼治的目的,促进慢性湿疹的恢复。现代医学研究发现毫火针的温热作用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提高白细胞吞噬能力,减少炎症因子产生,阻断免疫反应,为受损皮肤提供更好的营养和修复环境,缓解湿疹瘙痒情况,提高细胞自噬水平,改善细胞病理状态,在慢性湿疹治疗中发挥良效。

## 3 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

3.1 单独毫火针 储心乔等<sup>[32]</sup>发现毫火针排针浅刺放血法可有效改善慢性湿疹患者皮损、缓解瘙痒,分析其中原因,排针浅刺放血法毫火针可祛风通络、活血化瘀,从而缓解瘙痒症状。李欣陆等<sup>[33]</sup>将毫针联合火针密刺法与糠酸莫米松乳膏进行对比,发现毫针联合火针密刺疗效更好,治疗后瘙痒程

度降低更明显,可见毫火针密刺可直中病位、引邪外出,从而显著提高治疗效果。武磊<sup>[34]</sup>采用毫火针点刺治疗肛门湿疹,发现毫火针在改善皮损面积形态、瘙痒程度、治疗有效率及半年复发率等方面,均优于单独使用西药治疗。其作用机制在于毫火针能够直接缓解患处的充血、水肿、粘连等病理现象,调节患者外周血白介素-4(IL-4)、 $\gamma$ 干扰素(INF- $\gamma$ )等炎症因子水平,促进病症恢复。胡梦妮<sup>[35]</sup>将毫火针与围刺针治疗慢性湿疹进行对比,发现毫火针对局部皮损的愈合效果更佳,瘙痒持续时间更短,复发率更低。这可能是因为毫火针能够更好地引气发散,激发经气,破除固有的病理状态,加速皮损的修复。余本璐<sup>[36]</sup>发现毫火针能有效改善慢性湿疹患者的瘙痒程度,减小增生面积,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且最佳干预疗程为4周。

综上所述,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具有明显优势,与常规外用西药、普通针刺相比,疗效更为突出,对皮损、瘙痒等症状的改善效果更为显著。这主要得益于毫火针能够更好地引邪外出,有效缓解皮损处的充血水肿现象,调节炎症因子水平,加速皮损修复。

**3.2 联合治疗** 古丽巴努尔·甫拉提<sup>[37]</sup>发现毫火针与穴位埋线联合治疗脾虚湿蕴型慢性湿疹可显著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延长止痒时间。这种联合治疗方式将火针的短效刺激与穴位埋线的长效刺激有机结合,具有预防复发、减轻皮损严重程度等优势。林海龙<sup>[38]</sup>研究表明,与外用常规激素相比,毫火针结合麦粒灸治疗慢性湿疹疗效更好,在改善患者湿疹严重程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效果更佳,且安全性较高。毛钟莹<sup>[39]</sup>采用毫火针结合艾灸治疗慢性湿疹,在皮肤丘疹、红斑、苔藓样改变、鳞屑改善程度上均优于常规西药治疗。可见联合麦粒灸、艾灸能够增强毫火针的热力传导,借助灸法的温通之性,进一步调节患者免疫功能,促进疾病康复。宋淑红<sup>[40]</sup>采用毫火针联合依巴斯汀治疗手部慢性湿疹能明显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疗效,可见毫火针联合组胺受体拮抗剂可发挥更好的效果,但该研究缺乏安全性评价及随访,对于联合治疗的长期疗效尚需进一步研究。苏啊红<sup>[41]</sup>采用毫火针联合中药外洗治疗慢性湿疹,发现其临床效果比外用激素乳膏更好,其原因与中药外洗可帮助毫火针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辩证论治,灵活调整药方,更好地改善皮肤受损部位的相关症状有关。刘澜澜等<sup>[42]</sup>研究毫火针配合金虎洗液治疗慢性湿疹,发现其疗效优于西药联合治疗,其作用机制为毫火针联合金虎洗液能调控Th1/TH2细胞促进皮肤屏障功能修复。于小容等<sup>[43]</sup>采用毫火针联合四物消风饮治疗血虚风燥型湿疹患者疗效显著,其原因因为四物消风饮内服具有润燥止痒、滋阴补血的作用,联合毫火针外用,借助其火热之力引风燥之邪外出,从而发挥迅速止痒、减少复发的效果。田进等<sup>[44]</sup>研究毫火针联合拔罐治疗慢性湿疹,发现毫火针可温通气血、破瘀行滞、振奋脾阳以改善血虚状况,联合拔罐类似刺络拔罐之法,能够引瘀血外出,使新血得以生成,肌肤得到濡养。何涛宏等<sup>[45]</sup>采用毫火针联合激素乳膏治疗湿疹可有效提高疗效,同时缓解患者焦虑抑郁不良情绪。

由此可见,毫火针联合穴位埋线、麦粒灸、艾灸、抗组胺

类药物、激素类药物、中药外洗、中药内服、拔罐均具有提高疗效、促进患者恢复、调节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缓解负面情绪的作用。毫火针通过热力传导联合艾灸、拔罐等能更好发挥温通祛邪之性,结合中药外洗内服、穴位埋线辨证论治更好地引邪外出,纠正慢性湿疹相关病理状态,同时联合抗组胺类、激素类药物可达到安全增效的效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 4 总 结

综上所述,从中医病机角度分析,人体外感风、湿、燥、热邪气,导致肺宣降功能失常,饮食不节致使脾运化功能失调,气血津液运化失常,邪入血络,形成本虚标实的病理状态,如血虚风燥、脾虚湿热等证型,进而引发慢性湿疹。临床治疗慢性湿疹常采用毫火针,凭借其热力传导特性和手法行针,能够迅速发挥扶正祛邪、标本兼治的作用。其作用机制与降低炎症水平、改善免疫反应、促进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及提高细胞自噬水平等密切相关。无论是单独采用毫火针或是将其与其他中医疗法或西药相结合,毫火针均展现出理想的治疗效果,对皮损、瘙痒等症状改善效果尤为明显,能够有效促进患者恢复、调节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缓解负面情绪。然而笔者发现目前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大多临床研究设计方案、观察指标存在差异,试验样本量较小,研究周期较短,缺乏严谨科学的疗效评定标准,且相关针刺、灸法、中药汤剂等的作用机制缺乏基础实验论证,因此,未来需通过扩大样本量、进行长时间随访、开展多中心对照研究、设计更为合理科学的方案以及设定权威的毫火针治疗疗效评价标准等方式,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相关问题。

#### 参考文献

- [1] 茅伟安. 湿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 [2] 田菲, 张晓杰, 苗春澍, 等. 小柴胡汤合五苓散治疗慢性湿疹疗效及对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和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J]. 陕西中医, 2023, 44(6): 738-741.
- [3] 魏建华, 沈明珠, 刘娟, 等. 除湿止痒汤加减联合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疗效观察[J].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 29(15): 1627-1630, 1710.
- [4] 王庆兴, 张步鑫, 徐胜东, 等. 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对慢性湿疹患者的临床疗效[J]. 中成药, 2024, 46(9): 2943-2949.
- [5] 刘影, 董燕, 孙道红, 等. 参苓白术散联合多磺酸黏多糖封包对老年慢性湿疹血虚风燥证患者炎症因子和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0, 38(5): 166-169.
- [6] YUE H N, UMEHARA Y, TRUJILLO-PAEZ J V, et al. Exogenous factor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topic dermatitis: Irritants and cutaneous infections[J]. Clinical & Experimental Allergy, 2021, 51(3): 382-392.
- [7] SEDEH F B, MICHAELSDÓTTIR T E, CHRISTIENSEN

- K B, et al.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hand eczema among professional hospital cleaners in Denmark: A cross-sectional questionnaire-based study.[J].Contact dermatitis, 2023, 89(4):241-249.
- [8] 陈丽,陈德,王静.复方甘草酸苷联合氮卓斯汀治疗老年慢性湿疹的临床疗效研究[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23,25(4):467-469.
- [9] 解鸣鸣,陈东方.盐酸氯环利嗪片联合地奈德乳膏改善湿疹的疗效观察[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2023,20(5):334-338.
- [10] 陈凡,姚艳玲,陈佳利,等.温针灸联合刺络拔罐治疗湿疹的临床疗效研究[J].中医药学报,2022,50(5):64-68.
- [11] 马赫,翟晓翔,严月华,等.中医药诊治湿疹的研究评述[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3,29(9):1574-1578.
- [12] 王璇,周一彤,陈王蔚,等.毫火针治疗头面部带状疱疹对皮损愈合程度的临床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24,23(2):154-156.
- [13]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林燕,陈子杰,编.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
- [14]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宋白杨,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 [15] 吴谦.医宗金鉴[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2.
- [16]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
- [17] 陈实功.外科正宗[M].胡晓峰,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
- [18] 鲁欣羽,朱建平,崔俊波,等.国医大师张震教授治疗湿疹经验[J].中国中医急症,2023,32(1):151-154.
- [19] 灵枢经[M].田代华,刘更生,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 [20] 张仲景.伤寒论[M].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3.
- [21] 刁庆春,刘毅.湿疹(湿疮)中医诊疗专家共识[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21,20(5):517-521.
- [22] 龚居中.痰火点雪[M].卢承顶,田思胜,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4.
- [23] 林诗雨,李晶晶,裴文娅,等.岭南火针源流与应用述略[J].针灸临床杂志,2017,33(9):69-71.
- [24] 高武.针灸聚英[M].黄龙祥,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 [25] 李茜,林诗雨,李晶晶,等.岭南火针治疗慢性湿疹的疗效观察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J].河北中医,2018,40(4):600-603.
- [26] 卢以茜,曾婧纯,许创润,等.火针疗法的研究现状及优势疾病谱分析[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42(2):415-424.
- [27]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特色疗法学组.火针在皮肤科应用专家共识[J].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19,18(6):638-641.
- [28] 唐俊,郑勇.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肛周湿疹临床研究[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0,36(2):171-172.
- [29] 黄守强,熊俊,项洁,等.火针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系统评价[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2022,22(2):168-175.
- [30] 郑玉洁,赵晓峰.火针疗法作用机制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3,39(9):1908-1912.
- [31] 高仰来,冯鹏,李晓霞.火针对膝关节大鼠关节软骨细胞自噬相关蛋白LC3及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J].风湿病与关节炎,2023,12(10):6-10.
- [32] 储心乔,郭玉峰,高宁,等.毫火针排针浅刺放血法在皮肤病治疗中的应用举隅[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28(7):1147-1149.
- [33] 李欣陆,刘云霞.毫针联合火针密刺治疗慢性湿疹脾虚湿蕴证的临床研究[J].中医药导报,2022,28(11):45-50.
- [34] 武磊.毫火针点刺联合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治疗肛周湿疹(血虚风燥证)的临床研究[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24.
- [35] 胡梦妮.毫火针与围刺针治疗瘙痒性皮肤病的临床疗效对比[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21.
- [36] 余本璐.毫火针治疗局限性增生性皮肤病的临床疗效观察[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20.
- [37] 古丽巴努尔·甫拉提.穴位埋线联合毫火针治疗慢性湿疹(脾虚湿蕴型)的临床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24.
- [38] 林海龙.毫火针结合麦粒灸治疗脾虚湿蕴型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21.
- [39] 毛钟莹.毫火针结合艾灸治疗脾虚湿蕴型慢性湿疹的临床观察[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21.
- [40] 宋淑红.毫火针联合依巴斯汀治疗手部慢性湿疹疗效观察和患者生活质量评价[C]//中国麻风防治协会.2019年全国麻风皮肤病学术年会论文集,2019:5.
- [41] 苏啊红.毫火针联合中药外洗治疗慢性湿疹的临床疗效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9.
- [42] 刘澜澜,于震,于逢潮,等.基于Th1/TH2细胞调控对毫火针配合金虎洗液对慢性湿疹疗效的研究[J].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医药卫生,2022(8):175-178.
- [43] 于小容,宋艳.四物消风饮加减配合毫火针治疗肛周湿疹血虚风燥型验案一则[J].实用中医药杂志,2024,40(5):1014-1015.
- [44] 田进,曹柏龙.毫火针点刺联合拔罐治疗慢性局限性湿疹30例[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9,17(11):100-101,137.
- [45] 何涛宏,康健,唐泉,等.针药联用治疗肛周湿疹(血虚风燥型)临床疗效观察[J].四川中医,2023,41(9):108-112.

(收稿日期:2025-02-10 编辑:李海洋)